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宋 元 學 案

(二)

黃 宗 羲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宋元學案  
(二)  
黃宗羲著

國學基本叢書

# 宋元學案

## 卷三

### 高平學案表

戚同文	附師楊愈 門人宗度	許讓 陳象輿	高象先 郭成範	王曠 勝涉	范仲淹	睢陽所傳			
					子純祐	子純仁	孫正平	孫正思	李之儀 韋許
									子純禮

子純粹

富弼

張方平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石介  
別見泰山學案

李觀

孫立節

子勳

胡埜

徐唐  
別見安定學案

曾鞏  
別見廬陵學案

劉牧  
別見泰山學案

范純仁  
見上高平家學

吳希哲  
別為滎陽學案

並盱江學侶

胡瑗別爲安定學案

孫復別爲泰山學案

周敦頤別爲濂溪學案

並高平講友

韓琦

子忠彥

六世冠卿

六世宜卿

並見清江學案

趙君錫

歐陽修別爲廬陵學案

並高平同調

### 高平學案

祖望謹案。晦翁推原學術。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爲有功。孝宗嘗以朝臣之請。將與歐陽堯公並入澤宮。已而不果。今卒舉行之。公是爲不泯矣。述高平學案。梓材案。高平學案。謝山所特立。而底稿無存。其存者特文正三傳弟子章深道一傳耳。今以史傳參補。而移忠宣與及門李瑞叔傳于安定學案以足之。謝山嘗立盱江學案。而定

本無之。蓋已併入此卷。又案安定泰山諸儒，皆表揚于高平，而高平實發原于唯陽戚氏，故做謝山述元儒魯齋學案之推原江漢，而亦先之以唯陽云。

高平所出

隱君戚正素先生同文附師楊慤門人。宗度許驥陳象輿高象先郭成範王礪滕涉。

戚同文字同文。雲濠案一作字文約。宋之楚邱人。世爲儒。幼孤。祖母攜育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爲之感動。始聞邑人楊慤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受禮記。隨即成誦。日諷一卷。慤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慤卽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慤嘗勉之仕。先生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慤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先生。卽爲葬三世數喪。直復厚加禮待。爲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宗度。雲濠案先生上蔡人。虞城主簿翼子。舉進士。仕至京西轉運使。許驥。雲濠案先生字允升。世家蜀州。父唐。以行商卜居唯陽。先生與呂文穆公齊名。官至兵部侍郎。陳象輿。高象先。雲濠案先生仕至光祿大夫。郭成範。雲濠案先生最有文名。以司封員外郎致仕。王礪。雲濠案先生事母甚謹。太平興國進士。官至屯田郎中。滕涉。雲濠案先生爲給事中。父知白。官河北轉運使。皆踐臺閣。而高平范文正公亦由之出。先生純質尙信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有義爲貴。焉用此爲。由是深爲鄉里推服。有不循孝悌者。先生必諭以善道。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知白爲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書記。迎

先生就養卒於漢東年七十三好爲詩有孟諸集二十卷楊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徽之嘗云陶隱居號堅白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正素先生參史傳

謝山慶歷五先生書院記曰有宋眞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於塵俗之中梓材案袁絮齋爲四明教授廳壁續記云國朝庠序之設偏于宮內自慶歷始其卓然爲後學師表者若南都之戚氏泰山之孫氏海陵之胡氏徂徠之石氏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涵養作成之功亦既深矣是謝山所本亦會值賢者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范文正公樂安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於道之大概左提右挈於是學校徧於四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天叟輩共以經術和之說者以爲濂洛之前茅也又曰睢陽學統至近日而湯文正公發其光則夫薪火之傳幸勿以世遠而替矣又答張徵士問四大書院帖子曰戚同文講學睢陽生徒卽其居爲肄業之地祥符三年賜額晏元獻公延范希文掌教焉

### 睢陽所傳

#### 文正范希文先主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後徙江南道爲蘇州吳縣人先生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洗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還姓更其名遷大發寺丞

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服除。薦爲祕閣校理。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乙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先生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章獻太后崩。召爲右司諫。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先生出撫江淮。所至開倉賑撫。且禁民淫祀。奏蠲廩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會郭皇后廢。爭不能得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先生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先生畢其役。許之。歷轉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先生上百官圖。指其次第。且言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忌之。他日論建都之事。復與夷簡不合。迺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以張禹目之。夷簡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先生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先生龍閣圖直學士。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先生使釋前憾。先生頓首謝曰。臣嚮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先生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累以邊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開府涇州。先生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故賊亦不敢犯。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先生有相材。請代舉正。遂改參知政事。固辭不拜。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帝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先生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所言切中時弊。帝悉采用。著爲令。初。先生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先生士

望所屬。超擢不次。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先生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先生復請行邊。乃以先生爲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新羅入寇。言者多請棄之。先生爲復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比去。攻者益急。先生亦自請罷。適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先生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穎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先生泛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并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士多出其門。嘗自誦其志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感論國事。時至泣下。一時士大夫矯厲尙風節。自先生倡之。史傳稱先生內剛外和。汎愛樂善。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里巷之人。皆樂道。其名字。死之日。聞者莫不歎息。所著丹陽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雲濠案。丹陽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子四。純祐。純仁。純禮。純粹。後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范子參史傳。

### 易義

家人。陽正於外。陰正於內。陰陽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焉。順乎其外。孝弟形焉。禮則著而家道正。孝弟形而家道成。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弟大興焉。何不定之有。

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夫高以下爲基。木始生於地中。其舉遠矣。聖人日躋其德。

而至於大寶。賢者日崇其業。而至於公圭。以順而升。物不距矣。故爻無凶咎。良止之道。必因時而存之。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與於此乎。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於在天地陰漸進。而至於堅冰。天地不能踰。而況於人乎。

附錄

晏殊留守南京。公遭母憂。晏公請掌府學。常宿學中。訓督學者。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誦之。見先寢者。詰之。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從學者輻湊。記聞。

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小學外篇。

錢君倚義田記曰。范文正公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

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

呂紫微童蒙訓曰。范子夷說其祖作外任官時。與京中人書。戒其慎勿竊論曲直。取小名。受大禍。不比任言官也。相見正當論行己立身之事。

梓材謹案。紫微每拳拳于范氏家學。故移其所稱引者分錄之。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范文正公一見橫渠。奇之。授以中庸。若謂從學則不可。

梓材謹案。橫渠之于高平。雖非從學。然論其學之所自。不能不追溯高平也。

謝山跋范文正公年譜曰。公于貴後。以金帛酬朱氏撫育之恩。足矣。至回贈繼父以太常博士。而以蔭補朱氏子官。則於義未爲當。不可以大賢而曲護。

高平講友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別爲安定學案。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別爲泰山學案。

元公周濂溪先生敦頤別爲濂溪學案。

高平同調

忠獻韓贛叟先生琦附子忠彥。

韓琦字稚圭。安陽人。父國華。右諫議大夫。先生弱冠舉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歷遷監左藏庫。出爲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王隨陳堯佐爲相。韓億石中立參知政事。先生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倖。王沂公喜謂先生曰。諫官固宜如此。先生益自信。元昊反。命爲陝西安撫使。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晝攻守二策入奏。仁宗用攻策。詔鄜延涇原同出征。大將任福不用命。沒於好水川。先生上章自劾。知秦州。尋復之。未幾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先生與范文正在兵閒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時上急於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先生條上七事。議稍用。又獻九事。大略欲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措置。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羣盜。歸陳西北四策。會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先生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連徙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又知相州。嘉祐元年。召爲工部尙書。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月六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刑部尙書。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至和中。上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息。至是先生乘間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如是。况陛下乎。帝乃立宗實。宗實英宗舊名也。明年英宗嗣位。以先生爲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封衛國公。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先生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皇太后內助。

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不悅。一日。先生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先生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邪。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拜先生右僕射。封魏國公。帝崩。奉詔立神宗。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先生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先生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先生亟言之。帝懷其疏。以示宰相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於是先生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六年。還判相州。既至之二年。換節永興。未拜而卒。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於治所。帝哭之。慟。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尙書令。諡曰忠獻。配享英宗朝廷。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於相。以護邱墓。先生識量英偉。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所建請。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嘗處危疑之際。或諫自保。先生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生平折節下士。尤以獎拔人材爲急。王介甫有盛名。或以爲可爲。先生獨不然之。及守相。陞辭神宗。問王安石如何。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與富鄭公齊名。號稱賢相。人又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贈魏郡王子五人。長忠彥。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慶歷五先生書院記。謂忠獻與范文正歐陽文忠。皆卓然有見于道之大槪。文忠自有學案。韓范二公齊名。故列忠獻傳于文正後云。

附錄

神宗皇帝卽位之初年。雖卻韓琦新法之疏。至於再三。逮琦薨。兩宮震悼。躬製神道碑。念之不已。稱爲社稷之臣。

粹材謹案。此晁景迂初見欽宗之言。見邵氏聞見後錄。

元城談錄曰。韓魏公鎮北門。朝臣決令守把。兵士不伏。以解府公問。汝罵長官信否。曰。實有。公曰。汝爲禁兵。旣差在彼。便有階級。判市曹處。斬略不變色。潞公鎮北門。有解一卒如前者。公問亦判處斬。而震怒擲筆。潞公氣稟雄傑。不容奸惡。非傲物也。魏公和平。略無崖岸。

又語錄曰。歐公非繫辭。韓魏公與同政府甚久。無事不言。獨不與言繫辭。

粹材謹案。汪玉山與呂逢吉書云。歐陽公謂繫辭非孔子所作。韓魏公終身未嘗與言易。與此略同。

晁氏客語曰。魏公謂永叔曰。凡處世但自家踏得脚地穩。一任閒言語。

胡文定曰。本朝卿相。當以李文靖韓忠獻爲冠。

文忠歐陽永叔先生修。別爲廬陵學案。

高平家學

主簿范先生純祐

范純祐字天成。吳縣人。文正公長子也。性英悟自得。尙節行。十歲能讀諸書。爲文章有聲。文正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安定瑗爲師。安定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文正患之。先生尙未冠。輒自入學。齒諸

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寶元中。西夏叛。文正連官關陝。皆將兵。先生與將卒錯處。鈞深擿隱。得其才否。由是文正任人無失。而屢有功。文正帥環慶。議城馬鋪砦。砦逼夏境。夏懼扼其衝。侵撓其役。先生率兵馳據其地。夏衆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以安。先生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文正以讒罷。先生不得已。蔭守將作院主簿。又爲司竹監。以非所好。卽解去。從文正之鄧。得疾。昏廢。臥許昌。富鄭公守淮西。過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鄭公之來。公邪私邪。曰。公先生曰。公則可。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九。參史傳。

### 忠宣范堯夫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仲子也。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第進士。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辭。時胡安定瑗與孫泰山復石徂徠。介李盱江觀。皆客文正門。先生從之學。梓材案。樓攻媿序忠宣文集云。蓋公天資誠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爲文辭。根抵六經。切于論事。無有長語。而一出于正。據此則孫石李三先生之于忠宣。皆在師友之間。殆泰山與安定爲其師。而徂徠盱江特其友歟。每講肄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父歿。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歷遷侍御史。會議濮王典禮。先生言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先生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旣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先生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恐異日爲權臣矯託之地。尋詔罷追尊。起先生就職。先生乞外。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措

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帝曰。卿善論事。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帝切於求治。多延見。咨訪。疏。逖。小臣。先生言。小人知小忘大。貪近昧遠。其言不可不察。又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用。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爲不肖。合意爲賢人。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決。執政遣人諭留。已擬知制誥矣。先生曰。此言何爲至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凡所上章。語多激切。帝悉不付外。先生錄中書。安石乞加重貶。帝不從。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先生戒州縣。未得遽行新法。安石怒。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帝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先生知帝有功名心。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尙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願別謀之。帥臣環州。種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冤。先生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譴訟。詔御史治於寧州。先生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於河者。獄成。古以誣譎。亦加先生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知河中。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入。歷除給事中。宜仁。后垂簾。司馬文正公爲政。將盡改熙豐法。度先生謂去其太甚可也。累進吏部尚書。同知樞密右僕射。中書侍郎。先生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王覲言事忤旨。先生慮朋黨將熾。與文潞公呂申公辯於簾前。未解。先生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柄慶。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陛下戒之。因錄歐文忠朋黨論以進。吳

處厚上蔡確車蓋亭詩。以爲謗訕。廷議欲寘憲典。惟先生與王存以爲不可。爭之。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劾先生黨確。先生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歷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宣仁寢疾。召先生曰。汝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先生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崩。哲宗親政。所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先生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又羣小競排宣仁垂簾時事。先生曰。太皇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上之。李清臣殿試策問爲紹述之說。蘇轍奏辯引漢昭變法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先生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詞。轍言殆非謗也。且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先生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爲少霽。轍平日與先生有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帝旣召相章惇。先生堅請去。遂出知潁昌府。徙河南。又徙陳州。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惇先期阻其事。先生上疏爲申理。且曰。臣曾被大防排斥。陛下所親見。臣之激切。蓋仰報聖德。爾惇不悅。詆爲同罪。連貶永州安置。時以疾失明。怡然就道。聞諸子怨惇。必怒止之。赴貶所。江行舟覆。扶先生出。衣盡溼。顧諸子曰。此亦豈章惇爲之哉。徽宗卽位。虛相位。連除觀文殿大學士。屢賜優詔茶藥。以病乞歸。卒年七十五。諡忠宣。先生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義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在洛與司馬諸賢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而已。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賑貧乏。種古之獄不少芥蒂。且